

「美」维克多·布朗伯特  
殷悦 译 著

# 死亡滑过指尖

文学大师笔下的生命哲学

Musings  
on  
Mortality

本书于2013年荣获  
沃伦—布鲁克斯杰出文学评论奖

全球著名媒体《出版者周刊》《华尔街日报》《哈德逊评论》  
《图书馆杂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澳大利亚人报》  
《国家报》等隆重推荐！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死亡滑过指尖

Musings  
on  
Mortality

文学大师笔下的生命哲学

[美] 维克多·布朗伯特 著

殷悦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7-094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死亡滑过指尖 / (美) 维克多·布朗伯特著；殷悦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16-9432-8

I. ①死… II. ①维… ②殷… III. ①世界文学—文  
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6346 号

---

*Musings on Mortality: From Tolstoy to Primo Levi* © 2013 by Victor Brombert.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Yao Enterprises (Literary Agent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 死亡滑过指尖

SIWANG HUAGUO ZHIJIAN

---

作 者 [美] 维克多·布朗伯特 著

译 者 殷悦 译

选题策划 王毅

责任编辑 田洁

装帧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http://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mailto: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432-8

定 价 38.00 元

---



谨以此书献给

贝蒂娜、劳伦、马克以及亨利·普特南

序

## “否定自身的虚无”

……自人出生之日起，死亡就注定了。

——《伊利亚特》

……除非

灵魂拍手作歌，

为凡人身上的每片褴褛高声吟唱。

——威廉·巴特勒·叶芝

人到了 80 多岁的时候，每天浏览讣告，留意逝者的平均年龄，还梦想着找一些能够延年益寿的偏方，这可能是件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是，这种思量也许并不新鲜。自从某天清晨那个小男孩发现他的宠物金丝雀死了，而昨天这只金丝雀还隔着鸟笼的栅栏啄他的手指，他就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也是十分脆弱的。

作者必须要向读者说清楚的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很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书中所有题材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至少关于生死话题的题材确实如此。刚才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小男孩就是我，说俄语的父母亲切地叫我维蒂亚。我打开搁在餐桌上的鸟笼的门，将这只死去的金丝雀捧在手心，这才意外地发现它的体重如此之轻。然后，我开始哆嗦着低声抽泣，厨师玛莎则在一旁尽力安慰我。玛莎之前就多次和我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丈夫在一次黑夜急行军途中休息时，被弹片击中，不幸身亡。

这只金丝雀的身体摸上去僵硬、几乎毫无重量的感觉很可能就是我后来一看到动物尸体就极度反感、厌恶的深层原因。当我遇到貌似

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也会吓得胆怯地跑到马路对面。这种厌恶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伴随着我。即使面前死去的是德国纳粹党卫军的士兵，我也会把脸扭向一边，不敢直视。

金丝雀的死或许很快就能忘记。但是，我那年仅5岁的小妹诺拉因为脑瘤死了，这样的悲剧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忘记的。我当时也只有7岁，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和她一起趴在床上哭泣。然而，我开始对父母的悲痛感到怨恨，挣扎在自怜与内疚之间。对诺拉病情，我有点儿漠不关心。有一次，甚至还嘲笑她把恶心呕吐当作上学迟到的借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明白，父母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摆脱丧女的悲痛。

多年后，父母也去世了。先走的是母亲，父亲在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鳏夫生活后，也离开了人世。在殡仪馆，我胆怯地走近他们的棺材。母亲露在外面的脸庞像大理石般一动不动，这让我想起了她对卢浮宫埃及展厅中的坟墓和石棺特别着迷，好几个星期天都坚持带我去参观。而在父亲的脸庞上，我仍能清晰地看到放大的毛孔。父亲葬礼那天下了大雪，到场的也只有几位家人，我现在仍能感受到当天的凄冷和痛楚。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火车。在火车给我们带来辉煌记忆的年代，我也深深迷恋着它。但是在战时的欧洲，火车却和罪恶、灾难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至亲——安亚姑姑和她年幼的孩子，被押上火车，送

往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而他们不过是数百万无名受难者中的一员。之后，我也看到了其他一些我认识的遇难者，有我的校友，也有我儿时的玩伴。当我开始阅读小说时，我发现，即使是文学作品中的火车也会呈现出一幅冰冷的现实景象。在爱弥尔·左拉的小说《衣冠禽兽》（*The Human Beast*）中，火车车厢就是谋杀现场，火车头就像是一头杀人猛兽，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人类杀戮的欲望。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不祥的火车车轨画面则预示着小说女主人公会惨死在滚滚车轮之下。

因为童年时期的这些经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从没有产生过自己可以坚强无比、刀枪不入的想法，也从来不为放肆的行为能逃脱惩罚。我曾是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小男孩，每次小病后，我都会把康复期看作身心回归生命的过程。就连水的味道、空气的芳香这样最普通的感觉都可以让人体会到重回生命的喜悦。当时公立中学的老师会让我们想象并写一些“死者之间的谈话”，如帕斯卡和蒙田，或是拉辛和伏尔泰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都是些无聊、抽象的课堂作业，丝毫提不起兴趣。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在青少年时期常与自己进行一些对话。为什么是我来到人世间的呢？我发现我差一点就不存在了，这种不真实的感觉早早地在我心中打下了烙印。当初若不是我的母亲决定做那场治疗不孕的手术，我很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这样的想法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不停地告诉我活着是多么快乐；另一方

面，它再次提醒我，生命是如此脆弱，任何一个小的伤口都可能是致命的。

随后战争爆发了。我坐在登陆艇上，深感发自肺腑的恐惧。在登上奥马哈海滩后，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英雄气概：诺曼底灌木丛间的死尸和死牛散发的恶臭令我恶心，看到已快被烧焦的坦克司机以及又被机枪扫射而死的场景令我作呕。他们的尸体有的挂在坦克炮筒上，机枪手和技术兵曾试图爬出逃生舱口，但无济于事，很多人已经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文学作品已经警告过我战争的残酷性。在学校里，高我一届的朋友推荐我读蒙田的随笔《论食人族》（*Of Cannibals*）。蒙田在书中痛斥战争就是人类的毒瘤。他指出，文明的野蛮人远比原始的野蛮人更加粗鲁残暴。要论描写战争原始的凶残程度，荷马的《伊利亚特》当数第一。该史诗从头到尾都在描述人类的残忍屠杀，战士们如何被劈为碎片，骨头裂开，眼窝被长矛刺穿，而刽子手们面对敌人倒下的尸体还得意扬扬。虽然冥王哈迪斯的地狱之门大开，但是人们对战争的热衷毫未减弱。

战争结束后，我继续学业。当时租住的房间就在殡仪馆隔壁，每天清晨，我都痛苦地听着装载棺材的礼宾车离开殡仪馆，开往城郊的坟场。有时我自己的想法甚至比这些运尸车更可怕。但幸运的是，我读过的那些书让我从自己臆想的悲惨情景中解脱出来，即使这些书的作者大多认为生存、奋斗、职业发展是毫无意义的。阅读这些书籍让

我在个人境界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出于这样的精神，我后来逐渐开始欣赏到某些静物画能够令人振奋的本质了。虽然画中一些配饰仍有冷酷悲凉的象征意味，比如沙漏、骷髅、燃尽的蜡烛，但这都是静物画的特征所在。正如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名言所说，所有艺术和对艺术的爱使我们否定自身的虚无，我开始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

\* \* \*

对我来说，死亡与文学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我的父母都是和平主义者，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坚持让我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小说，比如，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火线：一个步兵班的日记》[ *Under Fire (Le feu)* ] 和罗兰·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的《木十字架》[ *Wooden Crosses (Les croix de bois)* ] 等。而这并没有达到意料之中的效果。在我的白日梦中，我开始有些羡慕前线的战友之情和英勇事迹。但是，每当我想到为拿下敌人高地发起的数轮攻击，想到重炮火力网的威力，想到伤员被困在荒无人烟之地的铁丝网上所受的痛苦，又感到心烦意乱。

在学校，对于死亡的文学性描述变得更加富有诗意。我们的一

位年轻教师挺激进的，建议我们阅读波德莱尔的诗。波德莱尔当时还被认为是个道德败坏的诗人，因此他的诗篇从未编入教材。老师告诉我们，除了要阅读诗集《恶之花》外，还要读诗歌《腐尸》（*Une charogne*），该诗描述的是乡下受阳光曝晒的一具爬满虫子的动物尸体。至于我们的英语老师，他似乎更加钟爱济慈的十四行诗《每当我忧虑，我也许会离开人世》（*When I have thoughts that I may cease to be*），诗人在这首诗里最终也凝望着虚无；或是丁尼生的《提托诺斯》（*Tithonus*），该诗描述了一个爱上女神的凡人，虽然不能永葆青春，却拥有了长生不老的魔力。但是在这首诗中，这位凡人越来越渴望死亡。死亡似乎是无法逃避的。后来，在大学里读的一些哲学著作又再三地使我意识到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所说的“吾人每日生正亦逐日死，生命随日而减，其盈即其缩也”<sup>①</sup>这个道理。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定了调，他让苏格拉底在喝毒酒之前告诉其弟子，真正的哲学家关心的仅仅是走向死亡的过程和死亡本身，而哲学其实就是研究死亡的学问。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是过激了。相比之下，我更加喜欢蒙田的描述，在他的随笔中，到处都是关于死亡的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完全符合过度、行文、自然发展等法则。在斯多葛学派早期阶段，蒙田和柏拉图似乎产生过共鸣，因为蒙田有篇

---

① 此译法出自钱锺书《管锥编》。

文章的题目就是“讨论哲学问题就是学会死亡”。但是，不久，他就开始称赞那充满乐趣的同居生活。虽然他颇为疑惑地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但这也间接地说明他对生活仍有依恋。帕斯卡和蒙田的争论持续了长达 100 年的时间。帕斯卡在其著作《思想录》中提出了一个更加适当但比较悲观的说法。他强烈谴责这种拒绝一切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选择活着，被世俗的娱乐消遣分散精力，目的就是回避死亡这个问题。

在我上学的日子里，柏拉图、蒙田、帕斯卡都是哲学神殿中我很崇拜的哲学大家。但与此同时，在文学课上，我逐渐被一些诗歌感动，比如，约翰·邓恩（John Donne）颇有叛逆性的十四行诗《死亡，你休要得意》（*Death Be Not Proud*）。该诗最后以矛盾的胜利者的姿态写道，对于死者来说，死亡再也不会有，死亡，你自己应该死去。后来，正是因为斯大林政权对苏联的统治，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打败死亡的那个词》（*The Word that Causes Death's Defeat*）更令我动容，该诗是一首关于诗歌理性的可再生美德的抒情诗。对我来说，这些诗歌听起来就像是真正的自由宣言。

文学作品对死亡的沉思当然也有浪漫的一面：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夜的赞歌》（*Hymns to the Night*）就完美地表达了对墓地和遗迹梦幻般的追忆，对回归和安息的怀念与渴望。这种把死亡当

作富有诗意的生活原则的观点并不能吸引我。但是，在我准备讲授过去的文学作品时，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和我的老师都是在为死者发声。写作本身就隐含着关于死亡的话题，尤其是记叙文或者笼统的故事性文章（比如，《一千零一夜》中的谢赫拉莎德），都是人们逃避死亡或臆想推迟死亡的方式。

\* \* \*

本书涉及的8位作家分属5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体系。其中有一位俄罗斯人，一位法国人（带有部分阿尔及利亚血统），两位意大利人（也是犹太人），两位英语作家（其中一位是南非人），还有两位德国作家（其中一位说捷克语）。

我之所以选择这8位作家，是因为其作品的主题是很有对比性的，也很可能产生不同的观点。有几位作家关注个体精神或肉体的死亡，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Ivan Ilych）和托马斯·曼笔下的阿申巴赫（Aschenbach），虽然后者的小说中仍有整个城市遭到疾病侵袭的一些情节，但这不妨碍该小说的主题仍是关注个体的死亡；其他作家则对一个集体、一种文化甚至文明的灭亡进行深刻反思，比如，乔治·巴萨尼在其作品中讲述了意大利费拉拉市犹太人的悲惨境遇，普里莫·莱维描述了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阿尔贝·

加缪在其寓言小说中写道，瘟疫正从人的精神层面威胁人类和人性价值观的生存。还有其他的几位作家，比如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J.M.库切，他们除了探讨以上话题外，还对文学和死亡之间的黑暗地带进行了深入思考。

上述所有作家，从托尔斯泰到普里莫·莱维，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其作品的时间跨度也很大，大约有 100 年。我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介绍这 8 位作家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依照潜在性话题或主题的发展行文，这样更能突出作品的完整性和对社会文化的思考。由此，对这些作品（包括普里莫·莱维的科幻小说）中提出的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加合理。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伊凡·伊里奇之死》深刻揭示了一个普通人内心的空虚、道德的败坏，以及在追名逐利过程中的盲目和自私。直到身患重病、垂死之时，他才幡然醒悟，自己的一生是多么失败。死亡最终也让人体悟到生活的本质。“死亡结束了，再也不会有了”，这是伊凡死前说给自己的最后一句话。他仍面带微笑，这与邓恩的十四行诗中最著名的“死亡再也不会，死亡，你自己应该死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托尔斯泰从广义的精神视角展现了伊凡这个普通人的个人命运。而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托马斯·曼从一开始就把故事主人公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的毁灭置于欧洲大

灾难的背景下。阿申巴赫过度超越理法的贪欲导致了死亡，但是这位唯美主义者自我毁灭的冲动也预示着邪恶潜在地对集体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托马斯·曼之后的小说《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达到顶峰，在天才作曲家艾德里安·莱福·库恩(Adrian Leverkühn)向恶势力妥协中也可可见一斑。这股恶势力象征着德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毁灭，其意识形态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无法挽救。

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晦涩难懂，因为他的文章讽刺性强，充满矛盾，可能出现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他的作品始终在揭示人类的弱点，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死亡是多么倔强。此外，这些作品在死亡与写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正如小说《在流放地》(*The Penal Colony*)中描述的那样，一台台死亡机器简直就是一幅幅残忍血腥的图画，一台印刷机居然可以在活人身上刻字，把人折磨致死，这也预示着死亡集中营时代的到来。古代的法律和原始的刑罚在卡夫卡的著名作品《判决》《变形记》《审判》与《城堡》中都可以找到。这些幻想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疾苦、无尽的愧疚、深深的挫败感和自杀的冲动。死亡反而成了期待中的解脱，现实则让这些主人公在走向死亡的旅程中饱受磨难。

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我们恍若进入了一个虚伪、精致的虚幻世界。在唯美而富有诗意的散文中，有一种灵动的感知力，可以

觉察到情感上任何微小的变化。伍尔夫的作品流露出了对暴力莫大的恐惧情绪。在小说《达洛维夫人》( *Mrs. Dalloway* ) 中,反复出现的武器、残暴和毁灭等场景毫无疑问都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是由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留下的阴影;另一方面就是伍尔夫发现,一场新的战争可能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塌。《到灯塔去》中哀伤的基调为该小说增色不少,这也把刻板的思想、逝去的时间和万物永恒的性质紧紧联系在一起。写作本身是一种对死亡的蔑视,但就在各种灾难要吞噬整个世界的时候,这种想法最终也被伍尔夫质疑。她最担心的就是,就连所谓的救赎文学也会土崩瓦解,也会放下所有希望,沦为死亡可怕的帮凶。

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的墓地和虚构的坟墓是乔治·巴萨尼的小说《芬奇-孔蒂尼花园》( *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 ) 中主要的隐喻。这部作品主要围绕意大利费拉拉市犹太人注定的悲惨命运展开。全书可以当作一本回忆录来读,也可以当作诗文的一次复兴来品味。巴萨尼强调说,对于回忆的虔诚可以让一个充满失落感的、将要灭亡的世界重获新生。爱人的离去、群体的死亡、一个社会阶层或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如在《苍鹭》( *The Heron* ) 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都是巴萨尼作品的主题,而这又赋予了巴萨尼新的使命,那便是传达已逝者世界的消息。巴萨尼年事已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眷恋着时日不多的生活,眷恋着辉煌过去,又把自己与这个混乱的世界和